201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政府组织可持续性指数

Indice 2011 de pérennisation des ONG de l’ Afrique sub-saharienne

加蓬 首都：利伯维尔 政治体制： 共和国；多党制总统制 人口：1,608,321（估计 2012年7月） 人均GDP（购买力平价）： 16,400美元 人类发展指数：106 公民社会组织的可持续性：5.4 加蓬的公民社会组织（OSC）在2011年大幅停滞。没有在法律环境改善方面取得任何进展，关于协会的35/62号法案的修订被推迟到不确定的日期。公民社会组织还不得不面对由于2011年举行的立法选举而导致的紧张政治局势。当政府拒绝实施选民生物识别识别系统时，反对派抵制了选举，一个公民社会组织的集体发起了名为“够了就是够了”的运动，要求进行透明的选举。在这个运动中，公民社会的参与者首次在加蓬的政治辩论中采取了明确的立场，并且集体提交了十三项要求以实现透明的选举。然而，相对较少的公民社会组织参与了这一运动，许多其他组织因害怕公共当局、压力和恐吓而保持沉默。该运动还加剧了公民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加蓬公民社会的一个特征确实是亲政府的公民社会组织与更独立的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分裂。虽然公民社会组织在理论上与任何特定政党没有联系，但它们通常会为了推动某些事业而这样做。亲政府的公民社会组织是由掌权者或寻求保护者的个人创建的。它们通常会获得公共当局的某些优惠，而对政府更为批评的组织则面临解散威胁或对其领导人的人身威胁。2011年，亲政府的公民社会组织与独立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分裂加剧。这两个群体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阻碍了强大独立公民社会的出现。公共当局对公民社会组织的敌意日益加剧，尤其是那些质疑政府政策的组织。只有当国际社会将其援助与公民社会组织参与项目挂钩时，公民社会组织才被容忍。 在理解其角色和责任的过程中，公民社会组织努力进一步专业化其人员、办公室、管理和技术能力。公民社会组织也开始更多地合作，形成联盟和平台以进行倡导活动，正如“够了就是够了”运动和加蓬环境平台所证明的那样。一些联盟和平台开始制定战略计划。 除了与当局的冲突外，公民社会组织还受到资金来源短缺的困扰，这限制了它们的活动并阻止它们雇佣全职员工和获取必要的设备以正常运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加蓬被指定为中等收入国家，这限制了国际上可用于该国和公民社会组织的资金。 法律环境：6.1 管理公民社会组织活动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即1962年12月10日的35/62号法案，在2011年没有改善。2010年，非国家行为者能力建设计划（PROGREANE）提出了对该法案的修订，以增强公民社会组织的自主性。该提案将减少公民社会组织必须进行的行政程序和声明，承认“非政府组织”的特殊地位，扩大允许的活动，并为公民社会组织提供新的解散保护措施。2011年没有在该法案修订的通过方面取得任何进展，尽管现行法律已不再适合加蓬的公民社会组织及其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关于内部管理、允许活动框架和公民社会组织解散的法律指引都模糊不清，这使得当局有空间任意操控公民社会组织，并几乎没有为这些组织提供对骚扰的救济途径，除了直接向国家理事会提出上诉。 多个在不同问题上工作的公民社会组织因“够了就是够了”运动引发的冲突和与全国教师工会的争议而面临公共当局的日益压力。批评公共当局的公民社会组织面临明确或隐晦的解散威胁，在某些情况下，其领导人成为人身威胁的目标。2011年公共当局骚扰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1月对九名教育部门全国工会（CONASYSED）领导人薪水的暂停，以报复他们的罢工。这九位领导人于2011年9月2日至18日进行绝食抗议，直到利伯维尔大主教介入谈判以换取停止薪水暂停以换取停止罢工。然而，CONASYED的多个原始要求仍未得到满足。 如果国际组织免于增值税和某些关税，国家公民社会组织在法律框架下则没有任何税收豁免。国家公民社会组织在理论上可以享受税收豁免，如果它们获得公共利益地位，但只有少数组织获得了这一地位，因为其获得过程极为繁琐。当公民社会组织获得税务识别号码时，征收办公室的软件甚至没有选项来注册公民社会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因此公民社会组织被注册为营利性企业。然而，公民社会组织很少缴纳超过员工社会保障费用的税款，因此可能面临被要求支付税款的风险。 公民社会组织仍然很难获得法律咨询，因为这些服务费用高昂，且当地律师的能力并不总是令人满意。实际上，没有针对公民社会组织法律的专业培训提供给律师，只有少数律师对这些法律文本和公民社会组织的运作有良好的掌握。 目前尚无关于公民社会组织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产生收入的法律，尽管越来越多的组织现在开始竞标合同并向国家和外国及国内资助者提供商品和服务。 组织能力：5.5 大多数公民社会组织的章程定义了其使命，反映了其创始成员的目标。加蓬的公民社会组织理解战略规划在其专业领域编程和更广泛国家问题中的重要性，但其实施情况各不相同。在许多情况下，公民社会组织既没有知识也没有财务资源来进行广泛

的规划，并且在提前规划方面面临困难，特别是因为很少有资助者愿意资助三年或五年的计划。 加蓬的公民社会组织因无法留住全职员工而受到限制。由于其融资性质，它们通常在特定项目执行期间雇佣短期合同员工，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志愿者。由于资金有限，公民社会组织无法获得现代办公设备。因此，许多组织共享办公空间，有些甚至不得不依赖网吧才能上网。 财务可持续性：6.1 如果说加蓬的公民社会组织面临着如达摩克利斯之剑般的威胁，那就是财务可持续性。自2010年以来，资金的可用性并没有改善，尤其是在地方层面。围绕选举的紧张社会政治局势使得多个捐赠者不愿意为公民社会组织提供融资机会。2010年PROGREANE的结束也减少了公民社会组织的融资机会。由加蓬第一夫人于2011年创建的西尔维亚・邦戈・翁迪巴基金会，部分是为了应对这一不足。其声明的目标是为公民社会组织的活动提供资金。

在三个领域的非政府组织：青年教育、母婴健康和边缘化人群的职业培训。2011年，该组织发起了第一次招标，但选择过程非常不透明，只有少数非政府组织能够获得这些资金。非政府组织的财务可行性也受到影响，因为国家在2011年改变了其融资优先事项。实际上，大部分公共资金被用于2012年非洲国家杯的准备和2011年12月17日的立法选举的组织。国家很少发起非政府组织可以投标的公共市场招标，这使得财务上最可行的非政府组织将精力集中在寻找国际融资来源上。最大的资金来自一些私人组织，但外国资助者偶尔也会向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然而，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国际捐款减少，仍然严重打击了该行业。可供非政府组织使用的本地赞助来源非常少。在少数情况下，个人向非政府组织捐款，通常是出于个人宣传或政治活动的目的。这种融资类型可以用于组织青少年体育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这通常允许公开捐赠者的名字。除了少数富裕的非政府组织外，大多数没有财务管理系统。

倡导：5.1 2011年的事件帮助非政府组织理解了他们对公共辩论的影响，并意识到公共当局越来越多地监控他们的活动，即使对话的制度框架尚未实施。今年，非政府组织参与了一些关于家庭计划、性传播疾病、卫生和艾滋病等问题的论坛和工作组。2011年，非政府组织通过几项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具有高度可见性的倡导活动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今年1月，内政部解散了主要反对党之一的全国联盟。在七月，国务委员会确认了这一决定后，一个致力于良好治理和人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集体发起了“够了就是够了”运动。该运动汇集了一些反对党领导人和公民社会领导人，要求通过实施多项新做法（如采用生物识别识别系统）来确保选举过程的透明度。该集体提交了一份关于透明选举的十三项要求，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倡导和宣传运动，成功说服公众抵制参加12月的立法选举，以抗议政府未能实施他们的建议。因此，投票率接近85%。加蓬良好治理非政府组织网络（ROLBG）和国家民主观察所（OND）自2009年总统选举以来也在进行一项持续的运动，以使公民社会更充分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在这一年中，学生工会和卫生、教育、能源和农业等行业的工会组织了罢工，以要求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在游说方面，情况与前几年相比没有改善，某些非政府组织与公共官员的接触因与反对党在“够了就是够了”运动中的关联而减弱。2011年，非政府组织参与了对多项法律的修订，如环境法和森林法，但由于即将到来的选举，所有这些法律都被阻止。

服务提供：5.1 尽管2011年政治局势紧张，非政府组织仍继续向公众提供服务。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范围没有显著变化。它包括信息和接触活动以及培训和法律援助。然而，“够了就是够了”运动的紧张局势和罢工在非政府组织之间造成了内部分歧，并引起了政府对某些非政府组织的敌意，这损害了这些非政府组织提供服务的能力。资金减少也阻碍了这一能力。

非政府组织提高了满足地方需求的能力，因为地方社区和城市人口对非政府组织的使命和目标越来越敏感。然而，他们并不总是赞同那些公开批评私营企业和公共当局的非政府组织的做法。非政府组织通常无法收回他们提供服务的成本。如果公共当局承认他们在提供服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他们对非政府组织的财政支持并未反映这一点。例如，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获得的补助金太少且不稳定，受益者的选择被广泛认为是滥用。

基础设施：5.2 随着PROGREANE项目的结束，非政府组织的基础设施恶化，该项目曾支持非政府组织并致力于建立一个非政府组织联合会。西尔维亚・邦戈・翁丁巴基金会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这一角色，但仍然聘请了法国组织“欧洲非政府组织网络农业、贸易、环境与发展”（RONGEAD）为非政府组织提供培

训。然而，许多加蓬公民社会的意见领袖认为，该基金会被用来控制非政府组织。受益于其服务的少数非政府组织通常是亲政府的组织，有时被非政府组织称为公民社会的反对者。西尔维亚·邦戈·翁丁巴基金会更专注于特定领域。到2011年底，地方没有其他中介支持组织、非政府组织资源中心或资助组织。

非政府组织继续在其网络、平台和其他传统沟通方式中分享信息。这些渠道包括正式会议和论坛以及非正式会议和邮件。在2011年，非政府组织还利用社交媒体网络，特别是Facebook，尤其是为了更大范围地揭露人权侵犯。

除了西尔维亚·邦戈·翁丁巴基金会提供的服务外，培训机会没有改善。像加蓬国家女性协会中心（CENAF）这样的组织由于财务限制只能培训有限数量的组织。如果加蓬有管理和行政非政府组织的专家，专门针对非政府组织的培训或学习项目仍然很少。

公共形象：5.0 2011年，非政府组织的媒体报道受到政治气候紧张的影响，缺乏公正。公共媒体紧紧跟随政府的立场，没有报道批评公共当局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相反，私营媒体，特别是那些支持反对党的媒体，积极报道反政府的非政府组织活动，并避免报道亲政府的非政府组织活动。然而，一些私营媒体与政府关系密切。非政府组织通常需要支付费用才能获得对其活动的可见和积极的媒体报道。

在加蓬，公民社会的概念及其角色并未得到很好的理解。但公众仍然对非政府组织的行动持积极态度，尤其是在“够了就是够了”运动的出现之后，该运动越来越帮助人们表达他们过去无法公开表达的诉求。然而，媒体并未全面报道这一运动，部分人群对非政府组织仍存在误解。

这些运动的日益可见性使公共当局对非政府组织的看法变得复杂，他们越来越认为这些组织与反对派有关。辩论不再涉及关于承认非政府组织能力的技术问题；这些组织实际上现在在倡导制度变革。在加蓬，非政府组织首次对政府变得更加批判，并坚持改善治理。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非政府组织开发了广泛的工具和传播媒介，以向记者、决策者和公众宣传他们的活动。

在内部，非政府组织没有制定任何伦理章程或其他自我监管系统。现有的唯一协议是某些平台和网络之间的一些谅解备忘录。非政府组织继续编制活动报告，并将其提供给合作伙伴和其他利益相关者。